

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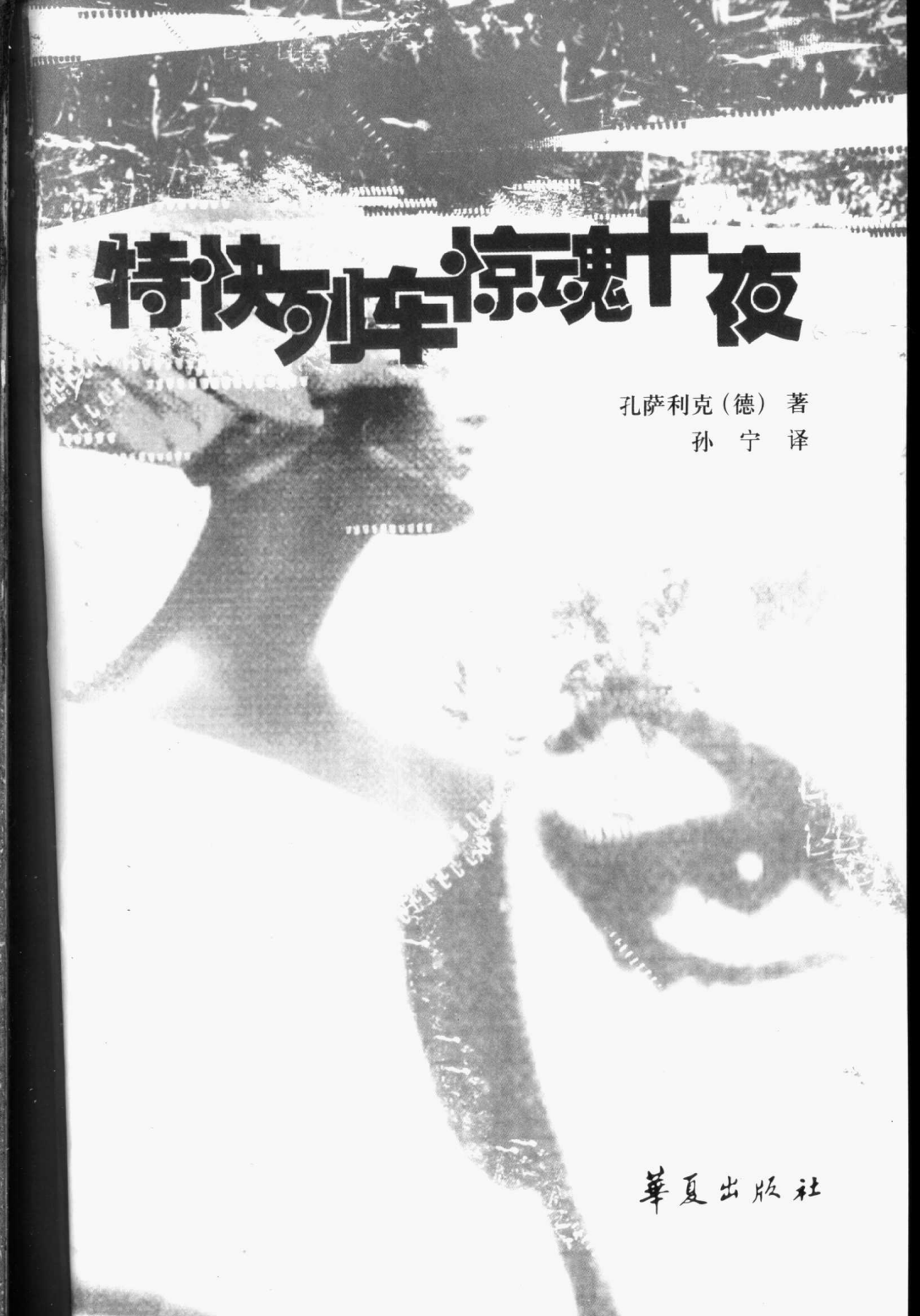
特快列车惊魂十夜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孔萨利克(德) 著

孙 宁 译

华夏出版社



特快列车惊魂十夜

孔萨利克(德) 著
孙 宁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快列车惊魂十夜/(德)孔萨利克著;孙宁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

ISBN 7-5080-3232-2

I. 特… II. ①孔… ②孙…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42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850×1168 1/32开本 9印张 222千字 2插页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I

“相信我吧，小兄弟，搭这趟列车就如同做一场噩梦咧，这绝对是一趟不折不扣的魔鬼撒旦的列车。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骄傲能在这趟车上当一名乘务员！”伯利斯·费德洛维奇对年轻的餐车侍应生费佳说道。

此时他们正站在列车餐车与二等卧铺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两个人一边抽着莎草烟，一边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等待着高尔基市的第一排房屋出现在地平线上。

外面是一幅简单而单调的画面：一片片的白桦林和云杉树林，两排树林之间是大片大片平坦的田野，一个个小村庄在纵横交错的沟壑间忽隐忽现，偶尔会出现占地宽广的国营农场以及一排排的工具棚，间或还会闪过池塘和小溪。

仰头望去，早春的天空一片阴霾。两个星期以来，蒙蒙的细雨一直下个不停。连绵不绝的雨水使得田野上的道路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道道纵横交错、泥泞不堪的沟壑，往来的车辆不得不在泥浆中挣扎前行——仿佛千百年来俄罗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窗外也会掠过一条条漂亮而宽阔的硬路面马路，它们像狭长的丝带一般穿过这片无边的寂寥；马路的左右两边重新又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这里每年之中总有两次会变成泥沼之海，这便是永恒而古老的俄罗斯大地。每年到了春天和秋天的时候，绵

绵的细雨便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酷热难当的盛夏或是一个寒冷刺骨的严冬。

“你现在可是经常地跑车啦，”穆拉诺夫接着说道，将口中的烟吐向车厢顶部穹形的天花板，“莫斯科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你也算是小有成就了！横穿了半个世界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第二趟这样的列车呢。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一趟魔鬼撒旦的列车！”

“可是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伯利斯·费德洛维奇？”年轻的侍应生费佳用脚将自己的莎草烟踩灭。他瞧瞧过道那头，餐车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三位百无聊赖的旅客在边看报纸边喝茶。“这列火车可是全苏联最漂亮的火车呀。西伯利亚特快列车！想当初别人第一次告诉我要被分配到这趟列车上来的时候，我兴奋得满脸通红，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呢。”

“火车是挺漂亮的。但是那些人哪，费佳，那些人哪！”穆拉诺夫说着指了指车窗外出现的高尔基市的第一排楼房。列车在铁轨上轻快地滑过，更换道岔时车身只是轻微的一晃；一个规模不小的列车编组站从窗外掠过。

“算到今天，我已经在这趟线上跑了七个年头啦。我可是从来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呢！就连咱们车务段的段长同志也曾经表扬过我哩，他还握过我的手呢。咱们这儿有谁享受过这种待遇啊？”穆拉诺夫骄傲地靠在过道的墙上。

他中等个头，身体结实，颌下留着髭须，头上顶着一头直棱棱的短发。他穿着一身铁路制服，那精气神儿就像是将军似的。每当他走过“自己”火车的过道到各个包厢里检查车票的时候，就像是将军在进行检阅一般。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现在穆拉诺夫谈到了他最喜欢谈的话题，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可就收不住了，“咱可是半句牢骚话也没有的哩！和这趟火车上的这群人待在一起你能不发牢骚吗？我实话跟你说吧，他们都是些难缠的小鬼。这些坐火车旅行的小

鬼足有好几百个，他们会在整整十天十夜的时间里让你寝食难安！当段长同志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回答他说，‘段长同志，我的神经可是在古比雪夫的钢铁厂里锻造出来的呢。是用最好的粗钢丝绳做的！’然后他就笑了，他可是咱们车务段的段长哩。当时他笑得那个厉害呀，肚子颤悠个不停，差一点就笑岔了气。”

穆拉诺夫挠了挠自己那头直直棱棱的短发。

“我告诉你吧费佳，在这儿干活首先得有点外交家的手腕，除此之外，你还得有点心理医生的本事才行，必须一下子就能把人分出三六九等来——记住，要一下子！旅客们来到火车上，便会把包厢当成他们临时的家。在这个时候，你要有本事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他们是哪一种人。其实只要你留心，这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譬如他们是怎么拿箱子的，又是怎么脱大衣的，还有他们是如何和其他旅客打招呼的，如何向老婆发号施令的，又是怎么训斥孩子们的，以及对火车都发了哪些牢骚，当我们查票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递车票的，等等等等……有些人会友好地跟其他人打招呼，而有些人则就像根本没看见别人一样；有的人找这儿找那儿，牢骚满腹，有的人甚至把皮鞋都给脱下来啦，就好像他们把车票藏到那里面去了似的；还有一些人摆起谱来呀，就像你应该去舔他们的屁股似的！唉，十天十夜呀，这么长的时间……我告诉你说吧，费佳，这简直就像小鬼们都从地狱里跑出来玩耍一样！不过虽然这么说，我还是非常骄傲能在这趟上当一名乘务员的……”

现在，他们站在窗前，已经能够看见高尔基市的郊区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老房子，这些楼房都是在高尔基市还被称为尼什尼·诺夫格罗德的时候修建的，经过这片破旧的楼区之后便是新建的住宅区了。那是些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楼房都并无二致的水泥建筑，像一个一个的盒子，千楼一面，冷漠无情；其实那只能称作住人的仓库而已，在阴霾的天空下，它们看

上去显得比往常更加的灰暗和令人厌恶。

特快列车终于缓缓驶入巨大的车站候车大厅，四下望去，周围是纵横交错的铁轨、道岔、电线杆、仓库、停车场和车间。

“现在又要有一些新的小魔鬼要上火车啦！”穆拉诺夫从衣袋里抽出他的笔记本，“让我们瞧瞧都有谁已经预订座位了？二等车厢——哈，我不感兴趣！头等车厢——两位党干部，四位地质学家，一位物理学教授，他要去伊尔库茨克。啊哈，这儿还有哪！”穆拉诺夫把他的登记本递给年轻的餐厅侍应生看。“维尔纳·福斯特尔，三号包厢，五号车厢。这可是一间政府专用包厢哩，小兄弟。只有两个座号……嘿，包厢里那么大的地方就只坐两个人，要知道其他的包厢可是要坐六个人呢。这可是最要命的了，费佳！是由一个莫斯科的政府部门给预订的！我们得像捧着个软皮蛋一样地接待他们呢。维尔纳·福斯特尔，一个德国人！”穆拉诺夫“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他要一直坐到终点站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将用德语向他问好：早上好，先生。外国人都是很重要的，费佳！我们的列车就是俄罗斯的一张名片。将来人们谈起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可是将要传扬到整个俄罗斯的。”

火车停稳了。伯利斯·费德洛维奇·穆拉诺夫迅速对着窗玻璃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帽子，看看是否戴正了。然后他拉开车门，一个箭步跳到了站台上。

这时，站台上的广播喇叭里正在播放着列车进出站的消息。这是奥尔佳，穆拉诺夫乐滋滋地想着，那个讲话又快又亮的奥尔佳。大屁股的奥尔佳……人们都叫她喀山的麦当娜，已经过去七年了，这里是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大家的……

其实要发现维尔纳·福斯特尔一点都不困难。他就站在那里，脚边放着两个色泽明亮的猪皮箱子，单单是这两个箱子就足以引起那些苏联旅客们的注意了。再瞧瞧他穿的那身衣服！西服是用

英国面料做的，颜色是浅咖啡色的，带有蓝色的方格纹。脚上蹬着一双猩红色的软面鹿皮鞋，胳膊上搭着一件狐皮大衣——那肯定是在莫斯科买的，他的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肩头还挎着一个时髦的长带皮包，头上没有戴帽子……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因为他浑身上下所有的一切都与俄罗斯人不一样。

穆拉诺夫挺直身子，迈开脚步朝这个德国人走去。在离那人大约三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就像是有人朝他喊了一声“停”似的，然后将右手搭在帽檐上。

“早上好，先生，”列车员说道，“我是您车厢的乘务员！”

维尔纳·福斯特尔朝他友好地点了点头。对于这个德国人来说，这将是一次伟大的旅行，是他早在幼年时就拥有的一个梦想，而现在这个梦就要成为现实了。他在身上翻找着自己的车票，但是穆拉诺夫却大度地向他示意不用出示车票了。

“您在我这里已经登记了，先生。”他现在说起了俄语，“请跟我来。”

说完他顿了一顿，他不知道这个德国人是不是能够听明白他的话。然而令他吃惊的是，福斯特尔用俄语回答道：“您实在是太客气了。谢谢！”

他的俄语说得可真糟糕，穆拉诺夫心里想。德国学校里教授的俄语！不过还算能让人听得懂。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和他聊上一聊了。毕竟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走差不多十天的时间呢。

也许还能够——当然是非常小心地——从他那里了解一点德国人的生活情况。譬如说，一个德国铁路乘务员的生活！做些比较总是不坏的。

可以说穆拉诺夫对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还是相当知足的。他有一位漂亮的太太，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两个房间

的住宅。三家住户共同使用一个洗澡间——不错，只有一个，但这总比没有要强得多了，不是吗？起码到目前为止热水还一直没有出什么问题，而隔壁的那个单元就总是抱怨热水不足。那边的房客只要一想用热水，水龙头就突突地叫个不停！其中一个房客是个音乐家，前不久他说这种突突声是 a 小调！他还说要为这突突声写一首奏鸣曲……

这时穆拉诺夫做出了平时是有损于自己尊严的举动：他从地上提起一个漂亮的猪皮箱子，领着德国人朝五号车厢走去。

在二等车厢前面——那是能坐六十个人的大型车厢，旅客们挤作一团，他们把行李扔进车窗，在上车的时候简直就像海盗般相互推搡着，试图把对方挤到一旁去。他们的这些举动早在穆拉诺夫的意料之中，这种情况他已经目睹了七年。

头等车厢的旅客早已登上了火车。他们手中的车票是对号入座的，因此他们都在非常平静地寻找自己的座位。

“您请，先生，”乘务员说道，他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车窗，“那就是您的包厢。只有两个人。在我们这里您会感到满意的。”

“我对此深信不疑。”福斯特尔上了车，跟着乘务员一直走到包厢宽阔的推拉门前。包厢里面已经坐了一位旅客，当穆拉诺夫和福斯特尔踏进房间的时候，那个人马上站起身来。

“我能帮上些忙吗？”这位先生说道。

“噢，谢谢了。我还行。”

维尔纳·福斯特尔把箱子举到行李架上，把毛皮大衣挂在衣帽钩上，然后把照相机和挎包放在铺着厚厚软垫的长椅上。

穆拉诺夫把车窗下面的小桌子打开，拉平长椅靠垫上搭着的白色小方巾。

这是福斯特尔第一次乘坐苏联的豪华列车旅行。迄今为止他只是搭乘过飞机或是坐在汽车里了解俄罗斯的。不过他倒是曾经有两次不得不乘坐俄国的乡间列车旅行，那些经历使他回忆起托

尔斯泰或是高尔基的那些描写：一个个滚动着的、摇晃着的、丁零当啷的、弹簧吱嘎作响的冒险故事。

出于责任心的驱使，穆拉诺夫还是很快地检查了一下车票和政府专用车厢的专车旅行证，然后挺直身子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了包厢。

他沿着长长的过道跑到二等车厢。那里有人为了抢一个靠窗的座位而争吵起来。售票窗口的一个笨蛋把同一个座位卖了两次，结果导致现在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对峙着，就像大卫和巨人一样。穆拉诺夫来的时候，两人正吵得脸红脖子粗。

其中一个人身材魁梧，嗓音是非常好听的男低音，只可惜有些口吃，而另外那个人却是小个子，活脱脱像只小雪貂，一张嘴又快又利，要想让他闭嘴只有将他的嘴用焊条封上才行。“都给我安静！”穆拉诺夫吼道，“你们现在是在西伯利亚特快列车上，同志们，这可不是举止粗鲁的人乘坐的火车！你们两个人的号码相同吗？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呢？每人都在窗口坐一天，你俩轮换着坐！我就不相信这种事情难道这么难解决吗？让我们从小个子同志先开始……”

“为——为什么？”大块头也吼道，“他可以坐——坐在行——行李架上！”

“真是没有脑子的木头桩子！”小个子反唇相讥，“乘务员同志，我可以给您看我的医生证明！让我坐在行李架上，哼！我患有慢性胃胀气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坐着的时候身子必须挺直。如果弯着腰坐的话，我的胃胀气肯定会发作的！要不要我拿给您看看，同志？这是您的职责所在嘛！我有医生的证明……”

包厢里，维尔纳·福斯特尔坐在窗边朝车外望去。通过候车大厅的宽阔地带，他可以看见月台另一侧的铁路调车场。

调车场那里有许多的机车和车厢，有的正在等待编组，有的

在到站之后被停放在这里以便进行清洗。

所有的月台都空荡荡的，福斯特尔得以观察到在一列挂着许多节货车车厢的列车前，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来回巡逻。他们的胸前都挎着冲锋枪，身旁牵着威风凛凛的军犬。

包厢里的那位先生谨慎地清了清喉咙。福斯特尔转过头来。

“我们要在一起共同度过十天呢，”这位先生故意放慢语速，俄语也有意发得十分清楚，“能相互结识实在是件好事。我的名字叫帕尔·维克托洛维奇·卡萨诺夫，农业学教授。”

他抬起身来，非常礼貌地弯了一下腰。福斯特尔也弯了弯腰。哈，就像和托尔斯泰在一起似的，他又开始浮想联翩。

这便是俄罗斯的秘密了，在这个秘密面前我们无话可说。五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为之变换了容颜——然而在他们灵魂的深处，俄罗斯人永远都没有改变：那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人类所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就以这趟火车来说吧！在车上，到处都在谈论着社会主义；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车上既有六十个座位的二等车厢，也有四个或是六个座位的头等车厢，甚至还有两个座位的特等车厢，那是专为高级官员、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贵宾预留的。

是谁总是在宣扬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来着？列宁吗？

“我叫维尔纳·福斯特尔，工程师。”

然后他们便面对面地坐着，眼睛望向窗外，两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开始交谈的话题。

他看起来像是个诚实正直的一家之父，福斯特尔心里想。心地宽容，行事慢条斯理，一头斑白的头发，头顶有些微秃。他穿着一件从百货商店里买来的西装上衣，衣服的牌子是“斯蒂拉尔卡”，人们都这么叫，因为这种西装被雨水淋湿之后就像揉成一团的抹布似的。脚上的皮鞋已经换过多次鞋底了，淡青色的衬衣

皱皱巴巴的，浑身上下只有那条红色的领带是新的。

一位可爱的大叔，一位对公式的了解超过对自己裤子褶儿的了解的教授。

“您是德国人吗？”卡萨诺夫问道。

“能听得出来，不是吗？”福斯特尔有点淘气般地一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开朗的脸孔几乎看不出他的年龄。看上去他可能是十八岁，但也可能是三十岁。而实际上他已经三十三岁了。

“为了让别人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可是费了大力气来学习俄语。对一个德国人来说，俄语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种奉承我也要反过来送给您。”现在卡萨诺夫也笑了起来，“对于每一个外国人来说，德语这种语言简直就是让舌头不停地打嘟噜。您也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吗？”

“是的！我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福斯特尔再次朝窗外看去。外面停靠在调车场边的那列火车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牵着狗的武装军人们显然正在警戒整个地区。列车附近除了他们之外再也看不见其他任何人。既没有车站工人，也没有调车员，甚至连头上裹着已经洗得发白的头巾、手中拿着抹布擦洗车厢外面横杆的清洁女工也不见一个。“我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再乘船回国。”

“啊，真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呀。您在俄国工作过吗？”

“是的，我曾在规划中的天然气输送工程领导小组工作。我算是个总指挥吧。那时有很多需要协调的工作要做。”

“那是很自然的嘛，天然气输送工程领导小组！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呀，我的先生！两个民族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因为他们看到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您的父亲怎么称呼？”

福斯特尔有点困惑地看着卡萨诺夫。“安东·福斯特尔。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好极了！”卡萨诺夫亲切地微笑着，“如果知道了这个，那

么用俄语称呼起来就要容易得多了。您允许我称呼您维尔纳·安东诺维奇吗？我叫帕尔·维克托洛维奇！我想，在即将到来的十天时间里，我们会渐渐喜欢对方的，不过也许会相互折磨。又有谁能真的未卜先知呢？”

这时，在被封锁了的列车那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从货车车厢的几个通风孔中伸出了几条手帕在风中摇曳，还有碎纸片从里面扔出来，被风一吹，斜斜地飘落在铁轨上。

那些军人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他们走上前去，用拳头敲打着车厢壁。军犬使劲扯着脖子上的皮带，狂吠不止。但是手帕并没有消失，它们继续从通气孔中伸出来，迎风飘动，直到最后有几个士兵用冲锋枪的枪管把那些白色的布料扯成碎片。

“您瞧那边，帕尔·维克托洛维奇，”福斯特尔说道，“在那边，那列货车！通气孔里有手帕在摇动。这么说这些车厢里装运的是人喽！还有那些军人和狗……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在俄国早就没有了呢？”

“您还是朝别的什么地方看吧，维尔纳·安东诺维奇。”卡萨诺夫嘟囔着说道。

他的语调突然变了。听起来有些生气，而且比先前严厉了许多。

“就在三天之前我还在莫斯科和几位先生讨论过这些事情呢。”

福斯特尔伸手指着那边的货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又开始用枪托击打上了锁的车厢，骂声不绝于耳。

“萨哈洛夫和索尔什尼琴说的都是真的吗？当时我这么问他们。我属于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四岁大的那一代人。我们的父辈对我们讲述的，以及我们长大之后从书本里读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还有后来我们在学校里了解到的那些东西……谁说得对呢？当索尔什尼琴……”

“请您不要再提这个名字了!”卡萨诺夫很不高兴地说道。

他伸开两条麻杆似的长腿，闷闷不乐地眯起眼睛瞧着那列火车和士兵。

“每件事情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有的人在一间厕所里看到一套卫生设施，而另一些人却只会说：真臭！他们说的都不错！为什么不承认呢？是的，那列火车运送的是我们国家的敌人。难道维护国家正常的秩序不是每个政府的权力吗？难道将混乱消弭于发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吗？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当然了，在许多角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好的地方……被人们忽略了上千年的东西是不可能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变好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卡萨诺夫站起身来，将西服上衣的扣子扣上。裤子在膝盖的地方鼓起了个包，后背处的衣料也被压皱了。维尔纳·福斯特尔抬起头来看着他。

“这么说还有把犯人流放到刑事犯劳改营里的这种事情喽？”

“难道在您的国家里是用镀金的豪华马车来运送罪犯的吗？俄罗斯有许多边远的地区，运输工具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卡萨诺夫说完转身离开了包厢。

福斯特尔看到他下了列车，快步穿过月台，在卖汽水和焙制食品的售货亭前遇到一名车站管理，于是便和那人交涉了起来。

那一定是场相当激烈的谈话，因为那个车站管理员非常紧张地不停地摆弄自己的帽子，而卡萨诺夫双臂舞动，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手势。

实际上卡萨诺夫是这样说的：“谁对这件糟糕之极的事情负责？请您不要这样傻兮兮地盯着我看，同志！那边停着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是押送犯人的，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你们搞得就像是在卖西红柿似的！糟糕的是你们竟然把火车停在那里，谁都知道那边是西伯利亚特快列车进站停靠的地方，那列

火车上可是有外国人呢！今后要是西方的宣传工具对此事大做文章的时候，莫斯科的同志们没准儿还会纳闷呢。简直糟透了！是谁负责这件事情的？”

但看起来没有人对此负责。

卡萨诺夫和那位管理员一同走进站台管理处的电话亭，给各处打电话——从信号塔到车站站长，从军队司令官到当地的克格勃头子。电话里的每个人都把这次失误称为是愚蠢的行为，并称这简直就是一起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对此负责。到底是谁把流放犯人的火车停在了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的对面，看来是永远也查不出来了。

不过肯定是有个人坐在电话机旁下达了命令，然后其他人便具体操作，铁轨道岔自动设置好了，军人们也出动了，将周围封锁起来——甚至在西伯利亚特快列车进站一个半个小时之前就布置妥当了！——车厢门被打开，给每个车厢分发伙食。

好几百号人都看到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些俄国人，这种情形在他们中间根本没有激起任何反应。能够自由自在地站在月台上面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这时，那个丰乳肥臀的播音员奥尔佳的明快的声音又从广播喇叭里传了出来：“所有的旅客请上车，车门即将关闭！西伯利亚特快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卡萨诺夫急急忙忙朝特快列车这边跑过来。

他刚一跳上火车，穆拉诺夫就在他身后关上了车门。当厚重的车门咣当一声撞上门锁的时候，巨大的声音像是有人开了一枪，卡萨诺夫的身子不禁猛地抽搐了一下。

“您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帕尔·维克托洛维奇？”福斯特尔问道，卡萨诺夫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软垫椅子上，仍然是怒气未消。

火车震动了一下，然后几乎是无声无息地驶离了巨大的高尔

基车站大厅。当五号车厢经过那位站台管理员的时候，他挺直身子敬了个礼。

卡萨诺夫紧紧咬住嘴唇，就好像没有看见那个小个子官员恳求般的姿态似的：同志，请饶恕我吧！我只是一个指挥列车出站的无足轻重的小卒子罢了……

“那列火车要开到哪里去呀？”

“维尔纳·安东诺维奇，如果我们必须在一起共处十天的话，那我们就得达成一致的意見，”卡萨诺夫强忍着怒气回答，“每个国家都会有罪犯。你们的模范国家美国的罪犯比整个世界其他地方的罪犯——如果全都算上的话——还要多！我们不当浪费时间去讨论这些人。我想我们的意見是一致的吧？”

“原则上来说——是的，帕尔·维克托洛维奇。”

“非常好。”卡萨诺夫试图挤出一丝笑容；但是嘴角一斜，却像是要哭的样子，“让我们来听听收音机里艾灵万的节目和他的笑话吧。尽管他的这些笑话同样描绘了一幅完全走了样的图画……”

福斯特尔的身子向后靠在软垫上。车窗外面，房屋飞驰而过。

火车离开一座城市的时候，景象总是这个样子的。

几分钟之后，重新出现了泥泞的田野，还有被连绵的大雨模糊了彼此之间界限的野地、灌木丛和树林……

“您不愿您的国家染上一丝灰尘，是不是？”福斯特尔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毛皮大衣的口袋里寻找香烟。

“当然不愿意了！我是一个俄国人！”卡萨诺夫扬起下巴，“对我来说，我的家乡是神圣的。”

两个小时之后，福斯特尔离开了包厢，他想去一趟餐车。在这期间，伯利斯·费德洛维奇·穆拉诺夫又来过包厢一次，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了进来，询问一切是否都好。可是没有人回答他的

问题，于是他便飞快地将门重新推上。然后他走到包厢视野范围之外的地方，站在过道的一扇窗户旁边。

气氛很紧张嘛，他想。好心的老先生和德国人！是谁想出来让他们坐到一块儿的？一定得对他们留点神才行。

他叹了口气，心里开始为今后的十天时间里要动用自己的钢铁神经做准备了。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福斯特尔和卡萨诺夫谁也没有和对方说话。帕尔·维克托洛维奇一直在读一本书，书名叫《黑河英雄》，描写四个勇敢的地质工作者征服卡姆查特卡斯荒漠并且发现丰富矿藏的故事。这是一本描述西伯利亚拓荒者时代的优秀小说。

福斯特尔望着窗外。阳光从乌云缝隙中洒下来，照在已经被雨水浸透了的田野上，使得大地也变得亲切多了。铁路沿线的村庄散发出童话般的色彩：木头小屋的窗棂雕花涂彩，屋顶上面覆盖着干草，墙壁上长满青苔，有的房顶上钉着木板和油毡布，上面还压了石块以免被秋天的狂风暴雨卷走。在粗圆木料栅栏围成的园子里，农妇们在辛勤地劳动着，当豪华列车从她们的家园旁边驶过的时候，她们会抬起头来看上一眼。她们头上系着的头巾在风中飘飞，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已经洗得发白的衣裙上，给她们增添了新的欢乐的色彩。

“这正是我想像中的俄罗斯的样子。”福斯特尔说了一句，但是卡萨诺夫没有答腔。

他的心里只是想，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又开始他的那一套了。要知道，这些茅草房很快就要在实施新一轮十年计划的过程中消失，不久之后那些地方就会出现盖有现代化机械仓库的农场了，而这个家伙竟然把这些房屋称为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只有德国人才会这么想。俄罗斯——对于这个德国佬来说，俄国就是古旧的茅舍，贫穷的农民，大胸脯的姑娘，巴芭莱音乐，克拉科